

《奥汀的祝福大结局（《天神右翼》后，天籁纸鸢实力巨献——《奥汀的祝福》终极篇，超越你想象的绝密大结局！史诗式玄幻巨作，恢宏浩瀚，荡气回肠。）》

书籍信息

版次：1

页数：

字数：

印刷时间：2010年06月01日

开本：16开

纸张：胶版纸

包装：精装

是否套装：否

国际标准书号ISBN：9787503945618

编辑推荐

一个穿越千年的爱情神话，一段关于记忆与重生的神话爱情！

天籁纸鸢史诗式玄幻巨作，恢宏浩瀚，荡气回肠。

一场叛变，让爱恨情仇幻化烟云。三千年后，命运的巨轮又将诸神推向何方？

《天神右翼》后，天籁纸鸢实力巨献——《奥汀的祝福》终极篇，超越你想象的绝密大结局！

晋江半年榜**名！***强大*疯狂粉丝阵容！

千万读者翘首以待的终极篇！期待指数：

2010年彩虹堂*倾力打造——“ Magic Box ”系列开山之作！

它，创造的不仅仅是奇迹！

内容简介

今生。前世。

爱是天命，恒久恩慈。

重生纪元里，众神逐次苏醒，九大世界重新洗牌。

看似全新的秩序，暗藏命运伏线。

今生的依娜，前世的爱神，

一朝梦醒后，选择保留前世的记忆，回到阿西尔部落。

然而，此间的世界早已翻天覆地。

身份的错

位、势如水火的两大神族、洛基偏执的搜寻以及奥汀刻意的淡漠……今生。前世。

爱是天命，恒久恩慈。

重生纪元里，众神逐次苏醒，九大世界重新洗牌。看似全新的秩序，暗藏命运伏线。

今生的依娜，前世的爱神，一朝梦醒后，选择保留前世的记忆，回到阿西尔部落。

然而，此间的世界早已翻天覆地。

身份的错位、势如水火的两大神族、洛基偏执的搜寻以及奥汀刻意的淡漠……

“重生的世界……是全新的世界。过去的一切关系早已不复存在。”

“我不再爱你了。对不起。”他淡淡说。从毁灭到重生，这就是她等来的结局？

这三千年，她到底错过了什么？

又是什么，在“黄泉之路”的咒文后，换来她重生的机会？
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作者简介

天籁纸鸢，擅长魔幻、武侠、神话题材的小说，故事以情节见长，人物情感爱憎分明，喜欢在小说里塑造全新的世界并充分发挥想象力，刻画跨越时间空间的爱情和信念。2005年起开始在晋江原创网发表作品，已发表长篇小说有《月上重火》《天神右翼》《天籁纸鸢》《贵族》《奶牛座的

目录

- 01 消失的火神未婚妻
- 02 鬼匠的潜力
- 03 汉德城与美丽的破坏神
- 04 上界祭典
- 05 情乱的晚宴
- 06 瑞提海港之战
- 07 自然之神的诞生
- 08 千年雪山中的亲吻
- 09 星耀王子法瑟尔
- 10 众神碑文
- 11 交战特格大峡谷
- 12 囚禁的俘虏
- 13 光明王都
- 14 漫步伊登街
- 15 焰火下的誓约
- 16 谈判与放手
- 17 愤怒的布莱奇
- 18 不灭的思念
- 19 主神战役的终结
- 20 圣光中的英灵神殿
- 21 奥汀的祝福

媒体评论

以北欧神话为蓝本的故事，非常大气，并且超乎作者年龄的娴熟老练，真正绵延到前世今生的极致缠绵的爱情，十分震撼，十分好看。

在线试读部分章节

世界之树，又名宇宙树，是一棵贯穿九大世界的神树，有三个巨大的根。

第一根在巨人的国度，被智慧的泉水包围。

第二根在雾之国，在远古的时代，一条毒龙曾经啃食着这个根，并且在咬断它时迎来诸神的黄昏。

第三根在神界阿斯加德，被乌达泉包围。在数千年前，泉水旁是每天清晨诸神开会的聚集地。命运三女神即住在旁边，掌管守候着泉水与神树。

世界之树充满了神力。不论春夏秋冬，它永不凋零，树冠永远茂盛，叶片五彩缤纷。尤其在冬季，雪花落满树冠，银色的光点像繁星一般将它环绕，再寂寞的夜也会呈现出盛世的美丽。

千万年之后，就连众神都已老去，它依旧年轻张扬，记载着神殿前发生过的陈年旧事，树下一个个浪漫的传说，还有曾经站在树下对它许过愿的少年。

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少年说，请让我爱的人爱上我，我愿付出所有代价。

第二次来的时候已是很久以后，少年变成了英俊的男人，也成为了九大世界至高的神。他的眼中再没有当年的执著与任性，却多了成长后才有的宁静。

“我唯一的愿望是，等我的爱人回来后我什么也不做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她。如果可以，让她每年都能看见喜欢的焰火，让她在一个人的时候不会感到孤单。”

“那，要持续多久呢？”大树问。

“直到她死去。”

“你现在是众神之王，已有能力让她和你在一起，不是吗？”

“不了。”他摇摇头，“……不再需要了。”

世界之树，又名宇宙树，是一棵贯穿九大世界的神树，有三个巨大的根。

第一根在巨人的国度，被智慧的泉水包围。第二根在雾之国，在远古的时代，一条毒龙曾经啃食着这个根，并且在咬断它时迎来诸神的黄昏。第三根在神界阿斯加德，被乌达泉包围。在数千年前，泉水旁是每天清晨诸神开会的聚集地。命运三女神即住在旁边，掌管守候着泉水与神树。世界之树充满了神力。不论春夏秋冬，它永不凋零，树冠永远茂盛，叶片五彩缤纷。尤其在冬季，雪花落满树冠，银色的光点像繁星一般将它环绕，再寂寞的夜也会呈现出盛世的美丽。千万年之后，就连众神都已老去，它依旧年轻张扬，记载着神殿前发生过的陈年旧事，树下一个个浪漫的传说，还有曾经站在树下对它许过愿的少年。

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少年说，请让我爱的人爱上我，我愿付出所有代价。第二次来的时候已是很久以后，少年变成了英俊的男人，也成为了九大世界至高的神。他的眼中再没有当年的执著与任性，却多了成长后才有的宁静。

“我唯一的愿望是，等我的爱人回来后我什么也不做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她。如果可以，让她每年都能看见喜欢的焰火，让她在一个人的时候不会感到孤单。”

“那，要持续多久呢？”大树问。“直到她死去。”

“你现在是众神之王，已有能力让她和你在一起，不是吗？”

“不了。”他摇摇头，“……不再需要了。”

那时一场浩荡的战争刚刚结束，男人站在世界的顶端，回想着儿时的记忆，沉默了很久很久。寂静的夜晚，凤凰在风中呢喃，吹走了白雾，仿佛连那等待了千年的短暂相恋也随之烟消云散。男人抬起头，看着阿斯加德的星夜，沉重地呼吸。

如果残缺的人生是一把无解的枷锁，我愿在你所设下的牢笼中，永恒地沦落。

..... 魔法的障蔽出现在船上方，顺着桅杆滑下，船缓缓驶进了神界的码头。刚看到眼前的景象，我完全不敢相信这会是阿斯加德。大雨倾盆而落，整个帝都的建筑华贵宏伟，却笼罩在闪电雷鸣，以及一片接近黑色的深蓝阴霾之中。

高山丘陵上，十一座神殿依然众星拱月地包围着格拉兹海姆。

英灵殿的顶端依旧高耸入云，但落下的只有冰冷的月光。黑翼龙和黑凤盘旋在高空。因为相隔太远，不能看仔细五百四十道大门前上千的守卫和银狼，但能清楚看见墙上的金色蔓藤，还有他们犹如月光一般的盔甲。直到下船的那一瞬，我都不敢相信这和诸神黄昏之前的神界是同一个地方。变化的不仅仅是整个部落，还有阿西尔神族。那些一直拥有融入阳光般的发色、带着温和表情、说话有礼又带着一些优越感的神族，全都变成了漠然严肃、侵略性强、不拘言笑，仿佛冰冷雕像一般的生物。我站在码头的雨棚下，看着楼房上深紫或深蓝色的藤条，街道上一家家冷寂的酒馆，还有将世界模糊淡化的密集雨丝.....突然不知何去何从。“这座都城太老了。”身边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，“虽然华纳海姆的历史比这里长，但毕竟除了海尼尔皇宫以外的建筑都重建过，很新，简单有致。不像这里，不断翻新，没有破损的楼，但随便一栋都有几千年历史。街道上总是有新的旧的，密密麻麻的路标，道路规划也很复古。新来的人啊，总是迷路。”那是一个穿着阿西尔复古长袍的老人，他撑着一把伞，望着前方，也不知道是在对谁说话：“可是，总是有那么多人向往这里。陛下把我们的家乡保护得很好。”经他这么一说我才发现，真是这么一回事。虽然气氛变了，人变了，但其他地方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我竟找不出太多差别。“确实没有什么变化。”我说。“我和妻子在弗丽嘉区已经住了两百一十多年，到现在，连我家对面的小雕像都还和两百多年前一样.....陛下确实是个很念旧的人。”老人戴好手套，轻叹一声，“虽然无论在政治、经济还是军事上，我们都还是九大世界之首，但该变的还是无法控制。这已经不是以前的阿斯加德了。”

老人有一些驼背。他撑着伞，缓缓消失在雨雾中。或许是下雨的缘故，回到阿斯加德却变得伤感起来。重归故土却又物是人非的感觉一直萦绕着我，久久不散。雨水顺着玻璃窗歪歪扭扭滑下，像是蜿蜒的小溪。有几个富裕的年轻人在雨棚下收伞，以魔法召唤了自己的坐骑，一边抱怨着糟糕的天气，一边飞入高空。我在窗中看到自己苍老的身影。雨稍微小了一些，但上了街，脸颊还是会有些湿润。对于这里早已轻车熟路，我尝试着瞬间移动，但体力大不如以前。时间长了，在空中消失半分钟都不曾移动到目的地。花更多的时间去休息，却好像一点恢复体力的效果都没有。

这一天内想法也改变很多。不想找人求助，不愿意认输，只想努力摆脱这些困境。

经过几小时的走走停停，我来到了英灵殿的下方。这里一直守卫森严，神圣不可侵犯。在我的记忆中，这一次沉睡分明不过是眨眼的瞬间，但对奥汀的想念真像过了千百年一样。很想见他，想知道他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。

很想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回到他的身边。

我不想成为他的妻子，或是情人，甚至朋友也不必。只要能看着他就好了。

高而无边的铁门截断了神殿内外的世界，骑着骨豹和黑马的士兵整齐罗列，环绕巡逻，

白色的骨和黑色的毛形成鲜明的对比。神殿上空的平台栖息处，泛着幽幽绿光的骨龙尾巴轻轻摆动。神殿最上方，黑龙在雨中展翅巡游，吐着白雾。一到阴雨天，这里的天空就特别低沉，乌云和闪电几乎和地面连成一体。然而，入夜的灯光却赐予这座帝都以最奢华的辉煌。十二座主神宫殿上方出现了已经觉醒的主神雕像：奥汀，霍德，弗雷，博德，洛基，索尔，海姆达尔，芙蕾雅，布莱奇——其中，博德，洛基和弗雷雕像是金色的，其余则是银色。金色意味觉醒在华纳部落，银色觉醒在阿西尔部落。

然而，雾海之宫上方依然是一片空荡。

顿时思绪化作一团乱麻。究竟是出了什么状况？难道是我没有觉醒？“什么人？”

巡逻的士兵停在我的右侧，大声问道。

我擦去额上的雨水，回头说：“我想见见奥汀……奥汀陛下。”

“出示预约时间或者邀请函，交给正门的守卫。”见奥汀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踌躇了一阵子，我又说：“我没有这些东西，但是我很希望能够在神殿工作。打扫卫生，整理书柜，洗衣洗碗……什么都可以。”士兵上下打量了我一下，笑得有些轻蔑：“我不想说失礼的话，但神殿里就算是打扫卫生的都是特殊的人。如果你找不到工作，去东城吧，在那里起码可以找到事做。”“请定义‘特殊的人’。”“要么是年轻貌美的姑娘，要么是小神祇，要么是经过神界管家行会专业培训的……我当然不是说你不好，只是这里是英灵殿……”后面的话他没再说下去。“我熟知英灵殿的内部构造，对神界的地理位置和历史遗迹也有所了解。当管家绝对没有问题。”

士兵有些不耐烦了：“赶快走吧。”见他转身过去，我连忙加快脚步追上去：“我对这里真的有很深厚的感情，也知道秉承远古时代的精神，阿西尔神族以战死为荣，即便是在停战时期，这五百四十道大门每一道都可以容纳下八百个勇士并肩进入，每一道也都可以通向众神之王的御座，神殿的正上方是龙巢，内设有盛典殿堂，音乐殿堂，宴会殿堂，艺术殿堂还有七百余间大殿，另外我对这里面每一个殿堂都特别了解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再多……”“我不是来听你作神殿解说的，闭嘴！”士兵盛怒之下，也抽了黑马一鞭子。马儿一受刺激，狠狠踢起后腿，这一下刚好击中我的小腿。

一阵剧痛传来，我从楼梯上摔下来，连续翻了几个滚，跌倒在平台下。大概是我摔倒的模样很滑稽，后面的其他士兵跟着笑了起来。而我浑身都被磕碰过后，虽然听见笑声很想摆脱窘境，但我痛得连勉强站起来都无法做到，只能捂着自己的双膝在地上发抖。

地面潮湿，雨水很快浸入了薄薄的衣料，一丝丝冰寒仿佛也随之浸入骨肉。这时，一双凉凉的手搀住了我的胳膊。还没来得及抬头，一个柔软却冷漠的声音已从我头上飘过：

“谁让你们做这种事？”士兵们顿时变了脸色，均不作答。“你们看不到她并不年轻了吗？”那个女子依然严厉地说着，“如果别人都这样对待你们家乡孤独的母亲，祖母，你们会有怎样的感想？”他们后面的对话我都再也听不进去了，因为我认得这个声音的主人——那个我原以为已经消失的，留着及腰棕发，有如瓷娃娃一般漂亮可人的妹妹，林德。曾经如此讨厌她，在与奥汀结婚之后甚至已经将她忘记，甚至还多次因她和奥汀的暧昧心生妒意……此时此刻，心情更是说不出的复杂。“你想在神殿里工作？”

碧蓝色的眼直直望来，澄澈透明。她显然已经不认得我。“是的。”“你会什么？”

“女仆管家的活，我都会。”“跟我来，我帮你去看看。”她搀着我的手，带着我径直走入神殿大门，“因为这些士兵工作都很无聊，才会跟你说那些奇怪的话，什么神殿一定要美女才可以，都是胡诌。”说完还微笑一下。

她的笑容很美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甚至更美了。踏入英灵殿的那一瞬，一直围绕着我的惆怅感更加强烈了。看着周围熟悉的壁画和廊柱，努力挺直骆驼的背脊，走在蔓延至视

线外的红地毯上……恍然间竟无法相信这里已经过了重生的洗礼，千年的风霜。在经过藏书殿堂的时候，一眼望去竟还是那千万本书，还有空灵寂寥地面上的水晶桌椅。然后，就像回忆中的一切重新上演一般，那个安静的殿堂中站着两个男子。其中一个头发已变成深蓝色的索尔，他正抱着一沓书，恭恭敬敬地和坐在书桌前、披挂着黑色外套的男人说话。看到那个男人的一瞬，我的脚步已经迈了出去。只是在他抬头之前，已硬生生地收了回去。

“陛下！”林德放开我的手，快步跑向奥汀，“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你。”“林德，有话早些说。我和索尔在谈事。”他的衬衫雪白，几缕黑发零碎地落在额前，依然是如此俊俏又漠然的模样。

“我没事，就是在门口看到一个可怜的老夫人，打算帮她找一份工作。”

“嗯。”他随便瞥了我一眼，很快又看向索尔：“你继续说。”他的视线在我身上停留的时间甚至不足一秒钟，仅仅是这样。可是我又忍不住往前迈了一步，却再一次退回去。然后在极度矛盾的心情中听着他说话，听着他低沉的声音。

林德在门口听他们聊了一会儿，就带着我朝里面走去。

“还忘了自我介绍。我叫林德，是格拉兹海姆的金宫主管。”这个职务可高可低。虽然金宫是奥汀的寝宫，但和英灵神殿长官相比，金宫主管几乎完全没有实权，当总管基本就是和下面的缝纫官、侍女长、主膳长等打交道，不必到事无巨细的程度，也够麻烦了。以前的金宫主管是我，但除了可以借工作的机会骚扰一下奥汀，我对这个职务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林德带头在前面走着，女官的黑色丝绢裙摆拖在地面，浅棕色头发几乎覆住了整个背部。她的背影漂亮得连我看了都有些心动。

“刚才真谢谢你了。”我低声说道。“不客气。现在金宫里的工作几乎都没有空位了，只能暂时安排你去缝纫部，你看如何？”裁缝部离奥汀的寝宫很近。如果真的去了，那不是每天都会看到他……我摇摇头，努力说服自己不要答应，但说出口的却还是：“如果可以，我想试试看。”到了缝纫厅，在缝纫官那里登记名字的时候，林德说：“对了，我还没有问你的名字。”

总不能告诉她我叫弗丽嘉。于是立刻飞速想了一个名字：“依娜。”“依娜？”林德和缝纫官异口同声说。林德朝我微微笑了笑：“那不是跟华纳部落那个神金匠名字一模一样吗？”“啊，没错。”

依娜是重生之后看到的第一个女子名，我居然忘记了是在报纸上看到的。

缝纫官说：“那个华纳神金匠和神后长得特别像。听说这才是洛基和她订婚的原因。”

“这就不清楚了。我知道她的锻造水平很厉害，陛下几次派人挖角都没能把她挖过来。”

“陛下也挖她？难道也是因为她像神后？”“陛下不是那样肤浅的人。”“说得也是。”缝纫官瞄了一眼林德，“还是说，陛下已经选了身边最适合的人，只是不方便说出来而已？”

“胡说什么！”林德迅速抬头，“这样的谣言不可以乱传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

缝纫官吓了一跳：“对，对不起。”看了看神情严肃的林德，我越发确定人是会改变的。这些年她成熟了不少。若是换作以前，她大概会恨不得所有人都以为她和奥汀有点什么。现在依然能看出来她很喜欢他，但已经学会如何处理这些关系了。她离开以后，缝纫官反复强调很多次我很幸运，因为在金宫里工作几乎是所有阿西尔神族尤其是女人的梦想。神后的位置空了很多年，奥汀身边的女人都对它虎视眈眈很久了。滔滔不绝说了很久，她又很抱歉地发现我是个老太婆，于是迅速住了嘴，开始介绍工作。缝纫原本就是我最擅长的，以前在雾海之宫没事做就用金线织布。在这里不出半天时间我就完全进

入了状态。在这里工作的都是年轻姑娘，她们对我很礼貌，但遇到共同话题和分享食品的时候，我就彻底变成了透明体。下午工作结束后，姑娘们动作飞快地收拾好东西，对着镜子扑粉弄头，又动作飞快地往外冲去。按照裁缝官的话来说，应该都是去“邂逅”了。因为没有阳光，白天晚上区别也不大，只是天空中有星点悄然升起。窗外是同一片深黑色的天空，夜晚的神界其实和以前区别不是很大。

雨也停了。玻璃上依然有未干的雨珠。我还是试用工，不可以住在神殿内，得先住进旅店然后找房子。一想着还要忙碌这些事就觉得很疲倦。手中攥着第一天拿到的工钱——那些不明意义和价值的纸票触感非常不真实。裁缝厅安静得接近死寂。看着靠窗的巨大落地镜还有里面的老女人，我轻轻叹一声，正准备站起来，却在镜中看到门前有几个男人路过——即便不去看他们华贵而简洁的衣裳，也能从走路的姿态看出是怎样的人。

他们都看着前方。唯独中间那一位看向了厅内。

我和他通过落地镜互望了一眼，又是短暂的刹那，他挪开了视线。

我却脑中一片空白，迅速站起来，望着镜中他的身影，轻轻唤道：“奥汀。”

声音很小，肯定没有人听得到。他却放慢了脚步，又朝镜子看来。这一回的时间持续得久了一些，但也只是短短的几秒钟。我们相隔很远，又因为身体变老，视力也模糊了些，我并不能看清楚他的表情。但我知道他在看我。几乎就想转身冲出去，想要拥抱他，却很快看到镜中的自己。那样的不堪，苍老，却不曾改变，依旧是那个犯下大错、罪不可赦的自己。我迅速坐下来，垂头开始收拾东西，一直不敢抬头。直到脚步声渐渐远了，我再次看向落地镜。厅外已经空空如也。镜中年迈的女人有一双干枯的眼，却是湿润的。

空气因气温降低而变得冷寂，在偌大的厅堂中坐着，连呼吸都会感到冰寒。僵直地坐了很久才站起来，腰间却有一个小小的信封掉下来，落在地面。

上面有一行清秀的字：给弗丽嘉。

来这里之前，竟一直不曾留意身上有这么一封信。我打开仔细看着信中的内容：

弗丽嘉：你或许永远都不会有机会再次看到我了。因为，我是另一个你。我们的人生差别很大，生活的时代不同，信仰与追求不同，但是带着三千年前的记忆，我却能够深深体会到你的痛苦。但即便有你的记忆，我仍不是你。

因为作为爱神，奥汀的妻子，你永远都不会爱上洛基。而我爱他。或许你看到这样的话会感到很害怕，毕竟他曾经做过那样让人无法饶恕的事。但当年的洛基只是个偏执的孩子，我相信事后最后悔最痛苦的人一定是他自己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被奥汀的光辉掩盖，你永远看不到他。跟着奥汀，你是属于他的，作为一个女人，这样已经足够了。可是，如果跟洛基在一起，你却会成为他的整个世界，无关性别，无关外貌，无关责任。被他深爱无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事。尽管洛基心中的那个人很可能依然是三千年前的弗丽嘉，但他一直是个寂寞的人。我想给他最纯粹的感情。

我愿意放弃自己。而且，重生和前世并存的记忆，我们都负荷不起。

再过两小时，我就要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我写这封信的理由和他无关，只是想请求你：不要回到阿斯加德，但也不要再和洛基在一起。

这是我对西芙作出的承诺。这一世我们已经不再是阿西尔神族，都忠于部落。如果这样会让你感到困扰并且无法接受，请忽略我说的话。但是，请不要伤害西芙和洛基。他们是我最重要的人。还有洛洛，一个你不认识的孩子，它应该和洛基在一起。

另一个你：依娜

看到最后的名字时，握着信件的手已有些微微颤抖。

——原来我之前真是华纳海姆的依娜，曾经爱过洛基。之前大概不会想到我会变成这个样子，“依娜”觉得我会立即成为主神，回到奥汀身边，然后同时伤害西芙和洛基。难道她不知道我是阿西尔神族？看看镜中的自己，我有哪一点像华纳神族了？只是，“依娜”选择消失，无非是为让觉醒后的自己不再有负罪感。这种选择为什么要留给我来作？现在我该如何是好？回到华纳海姆，寻找西芙，但是避免与洛基见面？
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[更多资源请访问www.tushupdf.com](http://www.tushupdf.com)